

陸士諤先生著

初集

清史演義

上海民衆書局發行

序言

青浦陸士諤先生所撰清史演義始披露於神州日報陸續登載閱者爭購報價因之一增有目共賞其明證已數月以來風行日遠尤有引人入勝之妙而愛讀諸君經以未窺全豹爲憾或索觀全集或購定預券無不介紹於神州報社冀速遂其先覩之願社友於是商之陸君卽將一二集先付剞劂其餘俟稿本修定逐加校讎不久可賡續出版蓋是全書都六集凡百廿回自愛親覺羅氏發祥長白以及入關而至於宣統遜位二百九十七年中之遺聞軼事不特紀載詳盡足供將來史家參考且於歷朝皇室之關係及宮闈中種種祕密之事實尤能探蹟索隱殫見洽文聞舉近支宗室所不能道宦官宮妾所不能知勳戚耆舊所不能詳文父老士夫所不能述者靡不抉其微而扼處要而其敘事體裁則妙在不偏不激不私不阿不附會以好奇不穿鑿以先真有時義正詞嚴儼然董狐之直筆有時婉言多諷頗得盲左之心裁綜而論之亦可謂說部中之大文章矣

陸君固近時小說家之佼佼者因樂觀厥成而爲之序異日清史告成庶與是書可互相印證焉李泰來并書



序文

史遷有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子孫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然則清史演義。何爲而作也。陸士諤襟懷澹蕩。意氣蕭疏。接物待人。光風霽月。其無憤懣不平之意也。可知。然則清史演義。何爲而作也。余讀其書。見其叙滿珠一朝。由發祥而至全盛。田全盛而至衰微。興也勃焉。亡也忽焉。與亡之故。蓋可知矣。大抵全盛之世。其權統於一尊。衰微之世。其權散諸羣下。統則治。散則亂。統則興。散則亡。統則力并而雄。散則力分而弱。不然。清太祖以區區十三甲。崛起遼瀋。龍驤虎躍。滅蒙古。臣朝鮮。凌華夏。而其子孫。乃以天下失之。赫赫宗周。莽莽黎庶。興亡豈盡關天命乎。陸君作此。蓋爲治國者詔也。若徒欣其辭華之富麗。布局之精詳。往復低徊。嘆爲稗官觀止。與作者本旨。相馳遠矣。後之主政者。其亦取鑒於是書。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年八月九日

宛平江嘯霞序於海上客舍

清史演義題詞五十首

章貢旅滇廖敦孝順之甫草

祥禽朱果啖姜嫄，勇武開基席不溫。突騎飛馳弧矢利，雄風的的紹金源。
圖倫城下討尼堪，祖甲遺留僅十三。不共戴天仇已雪，功成還矢欲耽耽。
七大恨書昭告天，禡牙南進犯明邊。將軍龍虎親賚印，寇市頻仍年復年。
蔑貂獐狝并東珠，歟塞求成有遠圖。壁馬獻虞猶外府，可憐中夏受欺愚。
長驅直入犯燕京，鹵騎經年戊永平。形勢阻撓終舍去，祇緣山海在中橫。
佐命元勳范大夫，爭投旗下漢軍愚。始終用漢還攻漢，叢爵何人爲滿驅。
遼陽根本係榆關，函谷東封仗一丸。底事健兒齊解甲，將軍一怒髮冲冠。
不爲江山爲美人，忍教仇耻陷君親。天容長白歸長白，拱手開門納寇賓。
漫疑人事屬天心，大罰懲貪首戒淫。一着既差全局敗，神州從此傷陸沈。
功收漁父併華疆，重色無端效漢皇。一十七週天子貴，泥塗軒向清府涼。
冲人踐阼削三藩，大漠三征噶爾丹。講到齊家多遜色，賊恩父子內相殘。
詒謀不善延季昆，喋血無殊玄武門。煮豆然其千古恨，相煎端的迫同根。

功高震主戴危疑無術終因不學譏凜凜勾魂血滴子商君作法自招違
龍門筆法藏褒貶亡命江湖志足誇太史偷賡遊俠傳旨將本紀述朱家
宮壺深嚴事莫知外庭那悉內庭兒呂秦牛晉多疑義極樛幄入內時
覈實綜名似漢宣英明峭刻理傷天罪疑惟重駢誅戮濫殺臣工不啻千
好大喜功國內疲斲傷元氣伏衰基古稀天子十全老極盛時爲糜爛時
呂女前事事可危宮庭那再畜香妃慈寧一訊知難奪助爾成仁礪息嬌
授受親承內禪風三年無改徇儒宗守成恭儉推中主事墮冥冥坐法宮
虎槍親御殄強徒變起非常內府廚成得李林皆教匪養癰端在好阿諛
一發應九立大功密遵家法建儲宮世年五口通商約決潰藩籬海大通
烏香癖染明神宗廿載輟朝成痹風果決摧燒原善政獨憐剛愎釀兵戎
中原從此肇干戈一誤誰教再誤多盧杞姦邪殊不覺誤人權相穆阿彰
文宗繼體國多訐內外殷憂萃辟躬一狩灤陽成不返導揚留隙牝晨風
藐藐孱留六尺孤廷臣措大孰堪扶詔書悔不除鉤弋害政他年壞典謨

武氏臨朝紊紀綱宮闈跋扈恣飛揚惟留末節如葑菲採取羣言任狄梁
東南廿載事干戈西北兵氛隴蜀多天意未教恢復漢業英雄入穀失蹉跎
孝惠戕生少帝援段操廢立樹私恩選從藩邸惟貪幼昭穆序凌不恤言
遺詔擇賢立長君大公無我誦宣仁廟堂草野皆憑式不幸宸謀敗佞臣
得失橫中直鄙夫枉居宮傳玷師儒承明忍背先朝命慚愧易名文正呼
小臣尸諫効愚忠竟死何裨缺節終贏得史官虛紀載他年皇嗣承修宗
朝鮮迭次首兵戎鴨綠失機債大東養士卅年曠一戰祇緣軍實耗園工
目覩危亡泣紫宸其如牝索慣司農老成無用思新進特簡中書六舍人
荆公變法拂人心董賈天人策試欽銳意更張絃急絕竟忘治國若張琴
紛紛謠詠竟繁興迫脅慈寧引鎮兵何進無謀召董卓莫須有獄幾時明
瀛臺咫尺作房州在水中央宛禁囚一舸往還嚴伺察維新夢斷曲江頭
黃巾變相現紅燈比匪殃民得未曾開罪友邦幾覆國禍原立嗣兆堅冰
乘輿西幸入秦州鰲戴三山夾渭流殄戮罪魁成返蹕三忠含笑應暝眸

海疆要塞割紛紛重幣賠償退敵軍似此損威虧國體兆民憔悴慘誰聞
纍纍國債盡民脂敲吸填償無已時百兆一揮曾不吝馬牛永劫殆難辭
禍水汪洋四十秋陸沈不返痛神州英雄頸血橫飛濺甘擲頭顱捍橫流
志士成仁願殺身仆前繼後肯偷生堂堂撥亂春秋志不起陸沈不返耕
湘中俊秀鄂中英唯楚多材羅慘橫戕殺讀書真種子善人淪喪國基傾戊戌庚辛
之門殉國難者多湘鄂才智之士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可噓也

兜鍪擲地壞長城道濟奇才善用兵有一於茲容不得淵魚叢爵識心盲
天心悔禍福中原嫠女少微掩宿垣三世冲人沈王氣漢家光復有何言
鐵道歸官拂衆心拔烟操切舊仇尋民情忿激猶箝壓一發難收大難臨
武昌地勢天下雄府庫甲兵踞上風鞭撻四鄰資戰守屹然形勝跨江東
三城鼎峙國中心號召邦人運掉靈兵法先聲而後實不煩血刃暨南溟
北地烽煙苦戰爭南來和議願銷兵留存名號兼優待無位無民曠大清
奇境千秋事少雙非存非廢亦非亡天開創局留佳話揖讓征誅邁禹湯

原书缺8--末

清史演義初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清太祖志吞華夏

吉特妃出獵春郊

第二回

祭堂子七恨告天

殂清帝三軍皆墨

第三回

鄧袴子命喪遼陽

袁撫臺書斥滿帝

第四回

清太宗怒斬王皐

袁督師智收毛帥

第五回

虎躍龍驤遼天動戰鼓

風淒雨冷燕市哭忠魂

卷二

第六回

礮盡矢窮盧督師殉難

花明柳暗洪經略降清

第七回

風馳雨驟大將征南

電掣雷轟睿王攝政

第八回

泣秦庭三桂乞師

伸大義睿王討賊

第九回

酒綠燈紅雙心互印

驚亡燕去一怒衝冠

第十回

吳三桂大戰一片石

攝政王安抵北京城

卷三

第十一回 羽檄傳來南都立主 彩雲飛去北國迎鑾

第十二回 史閣部丹忱報國 攝政王壯志吞明

第十三回 爭舊制使臣抗節 定新儀太后大婚

第十四回 清君側左帥稱兵 紹大統唐王監國

第十五回 平江南豫王獲美婦 題郵壁宮女感黍離

卷四

第十六回 錫金冠艷孀成大禮 頒硃諭很叔用機心

第十七回 平四川一賊伏天誅 破兩粵雙忠完大節

第十八回 勁氣凌霜李定國力扶明室 精忠貫日鄭成功智拒清封

第十九回 鄭延平再覆父書 張蒼水一拒清將

第二十回 破雲南輿圖成一統 殂順治清史暫收場

清史演義初集卷一

青浦陸士諤著

第一回

清太祖志吞華夏

吉特妃出獵春郊

話說山海關外。瀋陽之東。有一個部落。名叫建州衛。其人種係東韃靼族。趙宋時代。在世界上。也曾大顯過一番神通。我們翻閱古籍。有所謂大金國太祖皇帝。就是這一族裏頭的頭等很脚色。自金國爲遼邦所滅。這一族人民。流離奔竄。苦得要命的。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那裏知道經過二百多年之後。竟然產出一個豪傑來。把東韃靼民族。從地獄中直跳起天堂裏。你道這豪傑是誰。就是中華民國年費四百萬金供養的額外皇帝宣統爺的老祖宗。姓愛新覺羅。名布庫里里雍順。這覺羅雍順。生得骨相非凡。智謀出衆。知道野蠻時代。不借神權怪說。不足壓服羣儕。託言自己是天女佛庫倫所生。果然番族人民。全部信服。就擁戴他爲本部酋長。此爲滿洲部落聚集的開始。滿洲部落聚集之後。不知經過幾許年歲。幾許代數。傳到大明萬歷時候。又出了一位大豪傑。這一位豪傑。就是大清國三百年開基帝主。名叫奴兒哈赤。英武蓋世。智勇雙全。把四周幾個部落。智取豪奪。爭并得乾乾淨淨。於是滿洲居然也是一個大國了。得寸進尺。竟然大舉入寇中原。中國大大受了他兩回虧。滿洲國主戰勝中國之後。竟也築造宮闕。建

立年號。做起皇帝來了。這便是大清國太祖高皇帝。太祖有子十六人。褚英。代善。阿拜。湯古代。莽古爾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極。巴布泰。德格額。巴布海。阿濟格。賴慕布。多爾袞。多鐸。費揚古。那十六人裏頭。要算皇太極。多爾袞。多鐸。三個最爲驍勇。而皇太極尤爲出衆。機謀權變。衆兄弟咸知弗及。沒一個不佩服他。太祖非常鍾愛。遂立他爲皇太子。滿洲國俗。立嗣傳位。嫡庶長幼。原是不論的。皇太極的妃子。博爾濟吉特氏。是科爾沁貝勒塞桑的女孩子。輕盈斌媚。標緻得要不得。與太子兩個。纏綿恩愛。不庸細說。這吉特妃最喜歡騎射。每當風和日暖時候。跨着雕鞍。帶着侍衛。在平沙淺草地方。走馬如飛。或是採獵飛禽。或是射取走獸。玉艷花明。風流放誕。瞧見的人。莫不魂消魄奪。這一年暮春天氣。塞外氣候。還不十分和暖。吉妃忽地高興。傳令出獵。那四個貼身宮娥。含芳。蘊玉。補恨。消愁。疾忙的伺候。含芳開箱。取出一件猩紅織金銀鼠斗蓬。蘊玉取出一雙織旅小蠻靴。吉妃斜倚在炕上。略把左脚伸起。補恨跪下。早在蘊玉手裏接過小蠻靴。替他徐徐換上。換好左脚。再換右脚。吉妃站起嬌軀。翠低粉頸。端詳了一會子。雙舒玉手。從含芳手裏接過斗蓬披上。消愁捧着雕弓。補恨捧着箭袋。四個宮娥。簇擁吉妃徐徐步出宮來。行近宮門。微扭柳腰。向當門那架玻璃屏風。回眸一顧。然後慢慢跨出門云。門外侍衛。站立得雁翅一般。一個個藍頂花翎。箭衣短褂。氣勢異常威武。瞧見吉妃出來。一斬齊的上前請安。口裏都說奴才等請娘娘安。吉妃連正眼也不闚。只把頭兒點點上一點。此時司馬的太監。早把吉妃常騎的那匹雪花掩毛玉兔馬。配上繡

鞍金轡，拉着黃轡，伺候在那裏。聽見吉妃出來，趨步上前，請一個安道。奴婢請娘娘安。伺候娘娘上馬，說着就遞過鞭兒。吉妃跨上馬，消愁補恨，忙把弓壺箭袋替他挂上。小太監遞上兵器，各人接了。行過中門，含芳等四人也都上了馬。只都是籠着韁慢慢的走。一出外道宮牆的大門，衆侍衛齊都上馬。吉妃轡梢只一揚，那玉兔馬翻開四蹄，風捲似的跑了去。衆人加上幾鞭，逐電追風，一齊趕上。七八匹馬，走成一線。塵埃滾滾，宛似江湖海浪一般。吉妃在馬上，把鞭梢一指道：前面塵頭起處，是誰在校閱消愁。道怕是十四爺嗎？主子昨兒封他爲征南大先鋒，聽說就要出兵的。吉妃道：十四爺又要出兵麼？這孩子也很多事，說着時臉兒上露出不很願意的樣子。此時馬行如箭，早到行營左近。只見紅白藍黃四旗兵士排列成一條甬道。馬隊兵士就在甬道中馳驟射靶。帥字旗下許多將官，簇擁着一位少年，頭戴紅纓大帽，上冠的是紅寶石頂，抱的是雙眼花翎，穿一件蜜色起花團龍箭衣，外罩天青京緞短褂，扣着荷包忠孝帶子，登着青緞粉底朝靴，眼如秋水，面若春花，豪氣翻騰，英風瀟灑，未在那裏校閱騎射。這少年聽見吉妃馬到，慌忙跳下馬，趨前請安道。多爾袞請嫂子安。吉妃笑問道：你又要出兵麼？多爾袞道：是。吉妃道：你真好能幹，真會辦事。這麼的困人天氣，不在家裏安逸，巴巴的出兵打仗。我這會子纔知道你了。說着眼圈兒不覺就紅了。多爾袞道：嫂子明鑒，人非木石，豈有不知好歹之理。但是這件事，主子差着我也沒奈何呢。吉妃笑向含芳等道：你們聽聽，他這話說給誰也不信。明明是貪圖着中國繁華，想去逛一會，自己

在主子跟前討的差。還說是沒奈何呢。含芳接口道。可不是呢。我們這位十四爺。慣會誑人。記得那年征中原回來。帶回了三個美人兒。我問他。可是房裏頭人。他回我是三爺的人。寄在那裏的。我只當是真話。誰知過不上半月。我的爺竟和三爺拌起嘴來。原因就爲這三個尤物。後來惱得三爺告訴了上頭。把這三個美人兒。發配了兵士纔罷。多爾袞正要辨時。吉妃似笑非笑的道。怪道呢。這麼奮勇。討差使出兵。原來是爲這個。說到這裏。嗤的一笑。就縮住了。多爾袞低着頭。一句兒不言語。吉妃又道。中國女人。都是狐媚子。很會迷人的。孩子家血氣沒有。定那種地方如何去得。停會子我叫你哥哥回主子。換別人去罷。多爾袞下個半跪道。好嫂子。你一竟疼我的。就讓我去了罷。我總遵你老人家教訓。不去胡行亂走是了。吉妃笑道。你這種花言巧語。說給誰聽。誰還相信你。多爾袞道。嫂子不信。我就設個誓你聽。吉妃道罷罷。我還要去打獵呢。晚上閒了。再跟你講話。說着橫波一笑。把韁繩一帶。牽着宮娥侍衛。風馳電捲的去了。這裏多爾袞纔能再事校閱。却說吉妃帶着衆人。直到鎖春山前。抬頭瞧時。層巒疊嶂。障勢非常險峻。兩邊懸崖峭壁。中間一線羊腸。涼風撲面。松聲聒耳。吹過來。却一陣陣都是野花香。山中遊蜂浪蝶。好似歡迎使者一般。在吉妃馬前。不住的往來飛舞。樹林中各種野鳥。句調嘹喨。也好像在那裏唱歡迎歌曲一般。正是千載畫圖山色裏。四時歌曲鳥聲中。吉妃等催馬入山。兜過一個岡子。地形倒寬闊許多。吉妃笑道。這地方就可以行獵了。含芳傳令放狗。早有牽狗的小內監。把十三四頭捲毛矮脚關東獵狗。一齊放

齊放出。口號一吹。這一羣獵狗。風馳電掣。向四周叢莽森林而去。不多會子。就見獐兒。兔兒。狐狸兒。獾兒。亂着奔竄出來。衆侍衛操弓挾矢。一齊飛射。箭如飛蝗。可憐這一羣小野獸。逃無處逃。躲無處躲。全都死於非命。吉妃扣弦微笑。很是得意。忽見松林裏頭一陣怪響。奔出一隻大鹿來。直掠馬頭而過。吉妃左手執着雕弓。右手拔出雁箭。扣的定當。颯的真切。輕扭柳腰。颯的就是。一箭。那鹿聽得弓弦聲響。奮開四蹄。向右边山坡逃竄而去。吉妃把馬韁只一帶。拍踢拍踢。直追上去。看看追上。拔出鵬翎。又是一箭。誰知又射了個空。吉妃嘆道。這畜生這麼可惡。我今兒倒定要拿住他。打上一鞭。緊緊追上。扣上弦。又是一箭。呼的一聲。箭到那裏。離開鹿頭。只有三四寸光景。射進在一株松樹上。那鹿四脚如飛。翻山越嶺。逃向山後去了。吉妃緊緊追趕。趕過山頭。忽見兩個梢長大漢。正在那裏。拖一隻死鹿。遠遠望去。好像就是自己追趕的那隻鹿。想着時。馬已行到。一看會然。遂問這頭畜生。敢是二位替我射死的麼。二人見吉妃結束華麗。舉動從容。曉得總是大來頭。連忙叉着手。恭恭敬敬的答道。是。是。小的們不會知道。這鹿是你老人家趕來的。倒不曾截住活的。萬望你老人家不要見怪。吉妃聽他語言和順。心中一喜。不覺斜笑秋波。把二人打量起來。只見二人都是獵戶打扮。都有二十左右年紀。一個紫棠色臉兒的。生得虎頭燕頤。猿臂狼腰。更是十分雄偉。吉妃道。瞧你們打扮。不像是此間人。性什麼。叫什麼。怎麼到這裏來。不庸隱瞞。一一明白講來。那紫棠色臉兒的漢子回道。小人姓王名。畢。大明國山東人。氏吉妃。道你叫王畢。他叫什麼。王畢

道。他是小人的朋友。姓鄧。綽號鄧袴子。小人等爲家裏頭窮苦。居在中國。沒有飯吃。駕着條船。到這裏來。獵點子野味。今兒上山得晚了。一頭都沒有獵着。行到松林左近。就碰見這頭鹿兒。箭一般的從前山跑來。小人手癢。射了一箭。就把他射死。不知就是娘娘之物。吉妃正待回話。宮娥侍衛。恰都尋到。吉妃笑向王皐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王皐道。沒有人了。吉妃道。瞧你相貌。武藝必是不壞。王皐道。畧知一二。吉妃道。不庸回去了。就在我這裏當一名侍衛罷。王皐說。喜不自勝。却不懂謝恩請安等禮節。呆蜚蜚向吉妃道。我蒙你老人家恩典。留了我。我這朋友如何呢。吉妃道。自然都留在此。好在是總有用處的。含芳補恨。見王皐鄧袴子獸頭獸腦。儀仗禮節。一點兒不懂。抿着嘴。都暗暗好笑。吉妃笑向消愁道。咱們今兒出獵。總算獲着大利。得了獐兒。鬼兒。狐兒。鹿兒。不算。還獵得兩頭獸鳥。說着橫波一笑。隨向衆人道。勞了一鎮天。身子也乏了。咱們回去罷。於是太侍衛把所獲禽獸。繫縛定當。都放在馬背上。一聲胡哨。簇擁着吉妃回宮而來。纔到宮門。忽報太子皇太極。出宮來也。衆侍衛分站兩旁。伺候了一會子。方見太子與貝勒多爾袞。手挽手兒。聯步並行而出。衆侍衛趨前請安。太子一眼瞧見王皐鄧袴子。隨問這兩個是誰。吉妃道。是我新收的侍衛。太子道。怎呢這樣的獸。含芳接口道。我的老爺。兩個南蠻獸的時候。果然獸。乖的時候。恐怕他比了乖的。還要乖呢。吉妃忙向他去了個眼色。暗令他不要多話。太子追問道。你說他乖的時候。比了乖的。還要乖。到底甚麼事。他是乖的。含芳道。打獵射箭他是乖的。方纔山裏頭一頭鹿。娘娘連射